



論衡卷第七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道虛篇

語增篇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昇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如謚臣子所誅列也誅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誅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實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腊舜若膍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
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
毋可謂實有子勝其毋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
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
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

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竒怪

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蟇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

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
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
安可復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焦魚鮮煮之熟也
焦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焦熟猶
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
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彊猶
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
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
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

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
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
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
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
安嗣爲王恨父徙死懷叛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
事伍被之屬充蒲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竒之文合
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竒若得道之狀道
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

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宜竒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關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逖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盧敖作梨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

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峽岬也若我南游乎罔浪之野北息乎沉薶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壹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

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
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
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
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
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
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
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
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蜚之肉與庸民同食
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

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
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衆遠去無得道之
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
則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
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
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况盧敖
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
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
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

見若卧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夫離月數里而止見
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
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
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卧復下
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
都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
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
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
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

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
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
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
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殆有過故成
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
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
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共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

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

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

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
好方善爲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
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
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
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
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
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
人中入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
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

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
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
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
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
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
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
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
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

神於復育况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

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况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

之使無竒怪之效也如使有竒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竒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

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怕人殊食故與怕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

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呶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脉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

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道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脉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脉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

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

王文誥集 卷七 十五
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為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

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懼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懼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為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

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
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
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
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
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
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
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
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
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

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
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
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
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
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
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
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
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

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
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
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
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
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
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
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
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

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
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
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
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
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
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
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

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
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
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
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
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
酒有法胃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
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
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

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
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貶孔子之崇也案酒
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
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
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乎則受福胙
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
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
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

三才圖會 卷七 十九
人也嘗賚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
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
垂譽乎世聞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
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飲者三
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
樂令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
室之中閉窗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
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

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臨池坐前俛飲池酒仰
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
害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
池牛飲則其啖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
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爲
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
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
計潔辱則當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不

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俛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多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多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沲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林中幽冥人時走戲其中則言俛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多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悉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丘

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

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本作圭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斲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

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挾輔刺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

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
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
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
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
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
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
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
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
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

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
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損車騎始
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
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
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閭何罪於秦而盡誅
之如刺秦王在閭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
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狗不言盡誅其閭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
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

論衡卷第七

終

論衡卷第八

漢 會稽王充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儒增篇

藝增篇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
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
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渥
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

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
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
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
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
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
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
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為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
猶足與翼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
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

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
桀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
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褒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
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
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
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
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

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
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
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
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
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
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弘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
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使還致命於肝
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

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一
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
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刃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藏氣之主也猶頭脉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
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
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
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
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

沒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兕也射之矢飲羽
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
或以爲虎或以爲兕兕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
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兕畏懼
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
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
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
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管難射肉易射
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

能射遠中微不矢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
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
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
能入一寸矢摧爲三况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
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
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
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
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劔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

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

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鳶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

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
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
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
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
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
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
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
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時笑義取人
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

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羗戎要擊
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
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
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
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
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
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裕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刑其足痛寶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

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禽息出當門仆頭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刃剗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

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匕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匕首擣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匕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匕首堅剛入之不過數

寸殆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匕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匕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柱是荆軻之力勁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擣銅柱能一有過字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匕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千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
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
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
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亡
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母佚
曰君子所其母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一有解字
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
爲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爲常聖人
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

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而爲之備故入山澤不逢惡物用辟神姦故能叶於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
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
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
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
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
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蘭服

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

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

鼎不爨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

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

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

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

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禹鑄之為神乎禹聖不

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

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

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罇也雷罇刻畫雲

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

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案本事周赧王之時

秦昭王使將軍摎攻王赧王赧惶懼犇秦頓首受罪

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

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

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戒禱祠欲出周鼎使

千人没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

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
王赧犇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丘社亡
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
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
石隕于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
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
猶太丘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丘
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
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

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
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
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將軍膠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爍以爲
他器始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
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
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
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
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

言神麗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
夫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
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
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
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
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
哭於練絲揚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蜚

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
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
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
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
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
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畧舉較著令悅惑之
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
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
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俱治五千

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宵儋耳焦僂跋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

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

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

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者廩困不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丘陵之上不湛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賢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

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
少也今易宜言聞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
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
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
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
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操竹杖皆謂不
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夫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
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

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
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
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
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
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
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
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

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子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

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莫可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

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
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
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
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
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
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
浮杵且周殷士卒皆賡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
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惟兵頓士傷故
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
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
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
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
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
星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
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
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

如甬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甬如孔子不
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
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
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
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
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
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褒述失實離本獨
已多矣不遭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
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

也

論衡卷第八終

